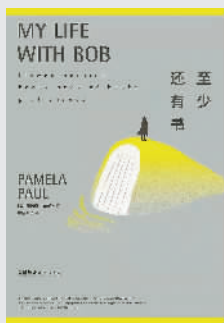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本书是《纽约时报书周刊》总编的读书记录,分享了她的读书趣味、书给人的滋养和抚慰、荐书的趣味与乐趣,也提醒我们思考,人为什么读书。

《至少还有书》  
[美]帕梅拉·保罗 著  
林晓筱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集结了作者近年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成果,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富。

《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王先明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从宇宙、天文学、量子力学到今天科学的局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热忱而清晰地,向普通读者展示了一个理性的科学家看待世界的方式。

《第三次沉思:我们仍不了解的宇宙》  
[美]斯蒂芬·温伯格 著  
秦麦孙正凡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出版



本书选择从文化变迁的细节来观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观念和习俗的变化。这种边缘文化史为思考当下社会的文化碰撞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切口。

《风月同天:古代文化变迁中的细节》  
侯印国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殖民者对印度饥荒熟视无睹,而印度国内各方势力相继登场争夺话语权,社会和经济的割裂犹如喜马拉雅断层一样令人眼花缭乱。

《最后的英国人:爱情、战争与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终结》  
[美]黛博拉·贝克 著  
徐臻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12月出版

书人茶话

# 向美而行:唐代美学何以成为中华美学高峰

潘飞

北京冬奥会落下帷幕,令人惊艳的开幕式仍历历在目。外人看了热闹,国人自己不难看出门道:无论是开篇倒计时的气球宣传片里有八个引用了应景而赋的唐诗,还是奥运五环呈现环节借用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趣味和气势,无不浸透着来自唐朝美学的光芒和浪漫。

虽远隔千年,但分明近在咫尺,创作者说得牙清口白,欣赏者听得默契会心,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自觉的体现。矗立于唐朝这座高峰之上,怀揣这种对自身文化缘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自知和自省,我们发出迫切的追问:“唐人如何看到自己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又何在?”(《唐朝的想象力:盛唐气象的7个侧面》,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为什么唐朝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唯有对其所积淀的美学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组,才能去重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 煌光流:大唐气象的美学本质

白石道人言在《诗说》中言明“气象欲其浑厚”,“气象”就在中国古典美学众范畴中占据高位。气象将主体的生命气韵和风貌,借助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形象展现出来,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审美范畴。受其启发,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综述诗歌发展演变及创作风格时,衍生出“盛唐气象”一说。“盛唐诸公之诗……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雄”,只谈及“浑厚”“雄壮”一面,对田园诗派清新、秀丽之风并未提及,将乱世之音更是排除在外,故失之偏颇。沿严羽之论,后人对“盛唐气象”一说多有争持,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至今,形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年,舒芜最早提出“盛唐气象”一词。当年林庚发表《诗人李白》一文,1958年又发表《盛唐气象》加以专章论述,指出盛唐气象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其本质是“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一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同,“盛唐气象”成为描述唐代诗歌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之一。

## 以美化人: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学术视野的拓宽,让学界对“盛唐气象”的认知上升到艺术风格 and 美学风貌层面,学者们将其视作风格各种艺术共同的美学风格。裴斐等学者质疑林庚的观点,认为文学史上的“盛唐”与历史上的“盛世”不能相提并论,而且,两者之间也并无必然的联系,如果对李白之诗“见豪不见悲”,便是一叶障目。“盛唐气象”有更为丰厚、复杂的内蕴,其中有“高亢、自信、雄壮、飘逸,也有低抑、苍凉、孤独与悲怆”。



对传统文化美的追捧近年来持续升温,要知其所以然,唯有将其所积淀的美学基因加以研究和重组,才能重现“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袁行霈、张福庆为代表的学者将“盛唐气象”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拓展,形成了一个复合概念——众多风格糅合着意象、意境、性情,满园芬芳般地集中和统一于时代风貌中,甚至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高尚的社会责任感等。

承前人之说,陈望衡、范明华等合著的《大唐气象:唐代审美意识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将“盛唐气象”的研究推展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更大的空间,从唐诗说起,但不就诗言诗,而是构筑了大唐文化与其朝代建制、社会语境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基础相匹配、相适应的整体“景观”。因此,书中的气象,是滥觞于诗歌而散延于其他领域的血肉、气韵、格力、体面、情致和意境等总体性的审美风貌,更是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面貌,书中所及的音乐、书法、舞蹈、服饰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学恢弘宽远的意蕴和风范。

对陈望衡教授等凝结于70多万字、700多页的思想加以提挈,不难心生浮想:再灿烂的文明成果皆由人创造。除去物质文明之外,大唐气象的本质,恰好在于那个时代非物质的精神面貌,在于时人对美的理解、追求和创造。唐人讲究“转益多师”,既勇于打破六朝以来绮靡文风和审美趣味的困束,又善于虚心学习并汲取其中的思想营养,所以能做到思想自由活跃、言论通达宏放;面对丑恶,他们高擎批判和反抗火炬,勇敢斗争,并向弱者投去关爱,代其发声。因此,大唐气象自然具有了炯炯目光,所谓“林深时见鹿,海蓝时见鲸”,也正是这丰沛的生命力,构成了如此煌光流溢的时代。

## 在中华文明上下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

中,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如王朝)里,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民众审美等因素共同作用,会形成具有一定共性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潮流和美学趋向。大唐气象,便是其中的典型。

大唐气象是一个复杂多维、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综合体。唐人给我们垂示如何“兼容并蓄”,展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气概。陈望衡对此进行了综述:大唐审美观念的建立,既上承隋制,又不因循守旧。有唐一代秉持的开放和自信、自省精神带来审美观念的大解放,带来文艺的繁荣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具体来说,寓教于美的唐诗哺育和培植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观念和趣味,并与同期的绘画、舞蹈等其他门类缔结了同音共律、遥相和应的关联。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形成的“情理兼得、力韵互含、刚柔相济、象意合一”的审美理想,皆以唐代为重大转折点:第一,儒道释三教、汉族与外域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多元融合、纳新创造,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第二,生活的艺术化、审美化以及审美的世俗化得到空前发展,“女题诗”“伤世诗”对女性、边缘民众的观照,城市和建筑设计等对“人”的凸显和尊重,体现了整个唐代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包容和成熟。第三,大唐富强的进取的气概与大国风范通过大唐艺术的大气、绚丽、灵动的基本审美品格得以充分体现。

有珠玉在前,大唐审美意识是当代中国文艺事业的“源流形态”,更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标杆。广义地来看,我们所处的文艺发展大繁荣的黄金时代,与盛唐时期有广义上的可比性。鉴往以观来,可从中收获有益的启示。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来看,我们须将“气象”升华为“气派”,更具体来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创造气魄广博、兼容并包、领先于时代的先进



文化。以唐为鉴,中国气派是对深厚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自主自强、独立创新的表征,是对兼容并包、博大精深的张扬。

文化自知只是文化自觉的发端,在此基础上的文化自省、文化创新才是更高层次的层面。唐人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固然值得众所瞻望,但我们恰恰要学习唐代善于、乐于革新的精神,结合当下新的时代条件加以传承,上升到中华美学精神的层面加以光大。

在我看来,中华美学首先是“宏观美学”。中华民族的文化每到了重大历史关头,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因此,在反思以唐代美学为代表的中华美学历史经验时,非常有必要将其放在世界文化的总语境下审视和研判,以求在全球性、共时性的坐标里精确寻找中华文明的定位。其次,中华美学是“人民美学”和“生活美学”,讲究以文化人。我们可以与唐人共鸣、共情、共在,但“霓裳羽衣之美”最终要覆盖生活和人本身,追求“美地活”。任何一种文明,若不能被复制、传承或弘扬,那它也只是历史博物馆里失去生命力的旧标本。《去唐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常华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作喻,形容大唐气象“总是在引导着人们走上不断求索的道路”。今日中国,是推崇个体活得更更有尊严的现代化国家,中华美学更要呈现对生命、生活、人的终极投射和关切,不仅注重审美的教化功能,更应加强对人性的关怀和浸化,从而解决人与社会的对峙、人与人的疏离、人的自我迷失困顿等当代难题。

说回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汇聚参赛国国名、融合中国结和希腊橄榄叶两大元素的“雪花”符号,完美释读“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大国审美观。通观2008年和2022年的两场奥运会开幕式,恰好涵盖了大唐气象中“高放”和“和谦”的对应两面。14年时间的流变,足以见证现代中国人审美和情趣的进阶——排场和火焰肉眼可见地小了,但格局和气势却大了不少。正如张艺谋导演接受采访时所说,本次开幕式创作注重简约美学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和升华。

总之,大唐气象是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 美美与共:新征程上的中华美学

### 特别的一个:区分新旧,又模糊地延伸

契诃夫的传记很多,后来者已不大容易找到伸展的空间,但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的《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仍然称得上别具一格。这部传记语言热烈而华美,显出传记作者作为诗人的才情;有关契诃夫后期剧作的观点、材料皆见新意,依凭的是戏剧学者的见识和学养;这部制作考究的书还提供了大量新拍的照片,多方面展示了契诃夫旧居及花园的样貌,发出美学教授和剧作工作者的情怀。25年来研究戏剧艺术和俄罗斯文学,作者将这本精神传记视为稍后出版的戏剧专著《阐释契诃夫》的一个抒情前言。

### 花园与海鸥:美好世界与黄金时代的哀悼

在契诃夫的玫瑰中,真实与虚构不仅形成再观关系,也构成微妙的影射,一部作品往往成为契诃夫人生的隐喻或预言。这本是契诃夫的传记作者共同关注的事实,但《契诃夫的玫瑰》更为关心的是那个联结过去与现在的花园。花园中有各种乔木与灌木、飞鸟与家畜,生机勃勃的近景与远景,当然还有各色各样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和升华。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 再访契诃夫:所见是玫瑰与海鸥

### 特别的一个:区分新旧,又模糊地延伸

契诃夫的传记很多,后来者已不大容易找到伸展的空间,但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的《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仍然称得上别具一格。这部传记语言热烈而华美,显出传记作者作为诗人的才情;有关契诃夫后期剧作的观点、材料皆见新意,依凭的是戏剧学者的见识和学养;这部制作考究的书还提供了大量新拍的照片,多方面展示了契诃夫旧居及花园的样貌,发出美学教授和剧作工作者的情怀。25年来研究戏剧艺术和俄罗斯文学,作者将这本精神传记视为稍后出版的戏剧专著《阐释契诃夫》的一个抒情前言。

### 花园与海鸥:美好世界与黄金时代的哀悼

在契诃夫的玫瑰中,真实与虚构不仅形成再观关系,也构成微妙的影射,一部作品往往成为契诃夫人生的隐喻或预言。这本是契诃夫的传记作者共同关注的事实,但《契诃夫的玫瑰》更为关心的是那个联结过去与现在的花园。花园中有各种乔木与灌木、飞鸟与家畜,生机勃勃的近景与远景,当然还有各色各样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和升华。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 再访契诃夫:所见是玫瑰与海鸥

### 特别的一个:区分新旧,又模糊地延伸

契诃夫的传记很多,后来者已不大容易找到伸展的空间,但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的《契诃夫的玫瑰》(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仍然称得上别具一格。这部传记语言热烈而华美,显出传记作者作为诗人的才情;有关契诃夫后期剧作的观点、材料皆见新意,依凭的是戏剧学者的见识和学养;这部制作考究的书还提供了大量新拍的照片,多方面展示了契诃夫旧居及花园的样貌,发出美学教授和剧作工作者的情怀。25年来研究戏剧艺术和俄罗斯文学,作者将这本精神传记视为稍后出版的戏剧专著《阐释契诃夫》的一个抒情前言。

### 花园与海鸥:美好世界与黄金时代的哀悼

在契诃夫的玫瑰中,真实与虚构不仅形成再观关系,也构成微妙的影射,一部作品往往成为契诃夫人生的隐喻或预言。这本是契诃夫的传记作者共同关注的事实,但《契诃夫的玫瑰》更为关心的是那个联结过去与现在的花园。花园中有各种乔木与灌木、飞鸟与家畜,生机勃勃的近景与远景,当然还有各色各样的“人民性”,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美学的创新和升华。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契诃夫对特定时代精神风貌的总概括,但也具有血脉传演的延续性,因此我们不能追求唐代“孤峰突起”的独美,要借此山之高,锻造万千气象,踔厉奋发,继续以开放、从容之姿,以新征程上的向美而行,形成对全人类的滋养和关怀,这也是值得陈望衡及诸多学人后续加强研究的命题。

## 佳丽东南信莫俦

### ——《石渠典藏·金陵图》漫谈

薛冰

照。莫崇正先生介绍了清画师仿画《宋院本金陵图》的经过及谢遂、杨大章、冯宁三位画家的生平。邱士华先生对上述三种仿画作了艺术上的分析与比较,由此想象宋院本金陵图的原貌。张震先生漫谈乾隆、嘉庆朝官廷书画收藏与创作。徐吉军先生解读长卷画面并引证相关文献,从多方面介绍宋代南京城市建设、经济生活及社会文化。薛平先生从这一“具有记录性、叙事性的民俗特色画卷”谈到金陵胜景图的绘画传统。

据《石渠宝笈·续编》记载,清乾隆三十年(1765)春,清高宗第四次南巡途中,在江宁(今南京)为《宋院本金陵图》题写引言,并作《题宋院本金陵图》七绝六首,以表喜爱之情。清高宗并多次命宫廷画师仿画《宋院本金陵图》。1922年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方式盗窃故宫文物,清单中即有此卷,后流落民间,为东北金融家彭庆收。《宋院本金陵图》如今已无踪迹可寻。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乾隆五十二年(1787)谢遂《仿宋院本金陵图》,乾隆五十六年(1791)杨大章《仿宋院本金陵图》并曾展出。2015年,冯宁仿杨大章画《宋院本金陵图》在保利香港秋季拍卖会露面,纸本设色,高35厘米,宽1050厘米。南京德基美术馆斥巨资竞拍,将这一映现南京城市历史风貌的长卷带回南京,作为镇馆之宝。

尽管我们无缘得窥《宋院本金陵图》的真相,但清代宫廷画家的奉旨仿作,即或在技法上与原作会有相差,画面内容上应该不会与原作有太大变化。也就是说,可以相信这一画卷中的景象,即是宋代金陵城的真实风貌。《金陵图》十米长卷,山川城郭,市井风貌,历历在目,绘有景物五百余,动物近百头,商铺宅院四十几处,舟船车马二十多驾,“一例东京录梦华”,可说是南京的“清明上河图”,对于我们了解南京金陵城规模格局、宋代建康府市井风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宋所建、延续宋、元、明、清的金陵城,文献记载不多,图画资料绝少。《景德建康志》中的“府城之图”等只是粗略的示意图。《金陵图》则是形象生动的彩画长卷。画卷自右向左,以两处城门为分

隔,可分为三个部分,左、右两端都是乡野风光,中部是繁华都市。这两处城门也成为我们判断图中区域的地标。左边一处并列着陆门和水门,城门外水面浩荡,不远的山石起伏,可以肯定是金城城西垣南门龙光门(亦称龙光门、金水西门)和秦淮中支入江口的水门栅寨门。从《景德建康志》卷五《府城之图》中可以看出,位于龙光门之南的下水门,与龙光门之间尚有一段距离,而北边的栅寨门与龙光门相连。江岸山石则是石头山(今清凉山)余脉。

《金陵图》长卷构图严谨,疏密有致,建筑、器物造型准确,人物神态生动,画面色彩清雅。我们可以看到形象生动的宋代南京风貌,广涉城市建筑、交通运输、商贸经济、手工业、农业及生活日常、风物风情等多个方面,其意义远不止于地域文化史和艺术史,对经济史、建筑史、交通史、风俗史研究都会有所裨益。而这部《石渠典藏·金陵图》的出版,使更多的人有了仔细观赏与深入探索的机会,相信也会激发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不宁唯是,《契诃夫的玫瑰》独具慧眼地写道,《海鸥》中的妮娜就是契诃夫笔下走出伊甸园的夏娃。的确,契诃夫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被逐出甚至主动走出伊甸园的人。最令特里勃列夫痛苦

## 艺苑漫步



《石渠典藏·金陵图》  
德基美术馆 编  
故宫出版社出版

我最初见到清冯宁仿杨大章画《宋院本金陵图》,是2016年岁暮。当这出自清宫秘藏的十米长卷在我眼前缓缓展开时,那感觉是震撼的。此后又得到了这幅长卷的电子版,可以细细揣摩。最近又读到德基美术馆编、故宫出版社2021年7月版《石渠典藏·金陵图》,从左边打开,是印刷精美、缩印成八米的《金陵图》长卷,折为十一开册页,既可展开一览全貌,也可逐页细细品读。

梁白泉先生阐述南京历史文化,将这“盛世都会全景式记录”与《清明上河图》《南都繁会图》等风俗图画长卷,与《红楼梦》等文学名著的文字描述两相比



《契诃夫的玫瑰》  
顾春芳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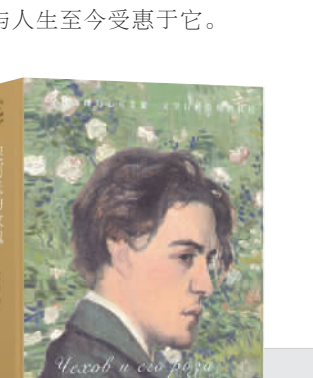
的,是他的爱无法给妮娜以庇护,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平庸。契诃夫与好友列维坦曾在打猎时打死了一只美丽的鸟,鸟儿死亡时的景象令人心痛,《契诃夫的玫瑰》相信“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契诃夫的心中,也成为后来《海鸥》这出戏的戏核”。倘若玫瑰与海鸥都是爱情关系的象征,那么在此关系中有多少不忍,就有多少无奈。

作为一部传记,《契诃夫的玫瑰》以玫瑰与海鸥的变奏与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产生了一种隐秘的共鸣:他祝福所爱的女性成为光彩夺目的人,却又害怕她们真的成为这样的人;他热爱她们的独立精神,却常常为此感觉疲惫;他担心她们遭受苦难和悲伤,却也祝愿这苦难和悲伤让她们成长。他有时会显得苛刻,甚至过于严厉,他真诚地相信,幸福必须与道德结盟,《契诃夫的玫瑰》十分贴切地引用了小说《醋栗》中的话:“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应当有。如果生活有意义和目标,那么,这个意义和目标就断然不是我们的幸福,而是比这更合理、更伟大的东西。”契诃夫有一种苦行僧式的气质,即便在孤独的小木屋中,他也永远衣裳整洁,一丝不苟,仿佛随时准备接受来自更崇高者的质询。然而,他又太过善良,不能心安理得于道德上的居高临下。

《契诃夫的玫瑰》的作者相信,“人为幸福而生,犹如鸟儿为天空而飞翔。契诃夫的花园和文学记录着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爱。”即便一切都要服从于比幸福更高的伟大事业,我们也可以说,最伟大的事业不过是由人类之爱构成。在那为天空而张开的翅膀与在枪声中陨落的小小身体之间,隐藏着契诃夫的期待、焦虑与无边无际的善良。契诃夫是一座花园来守护,等待那些海鸥般盘旋的人们回返,但即便她们不回返,身为作家的他,也没有责备她们的理由。这是在曾经的新世纪的晨曦中孕育的一种爱与宽容,我们的文学与人生至今受惠于它。

契诃夫没有屠格涅夫那般天生的贵族意识,对他而言,拥有花园是需要一生勤勤恳恳工作才能享受的奢侈。当他终于置得产业,已是沉痾缠身的中年。他的花园寄托了“对大地的依恋和敬畏”,将其视为“大地上所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象征”。然而人生盛景有时而尽,告别的日子总是比想象来得更早一些。

爱与自由:以一座花园来守护海鸥的回归



《契诃夫的玫瑰》  
顾春芳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